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宋 沙 門 道 原 築 合三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一道育禪師

二道副禪師

三尼總持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旁出六世共一十
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華開居士

寶月禪師
大士化公

和公
華開居士復出一人
曇達復出三人

廖居士
雲邃

延陵慧簡
三定林寺慧網

六合大覺
高郵曇影

太山明練
揚州靜參

慧網復出一人
大覺復出一人
曇影復出一人
明練復出一人
已上一十四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合三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七十六
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旁出一百七
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
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

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

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

事具寶林傳師及聖肖集

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

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
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
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
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
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
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
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

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
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
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
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
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
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
合三
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
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
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
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
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

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暫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故師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

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徃諫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

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

合三

一二三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月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惑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

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月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惑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

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

合三

五

師指謬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捨歸依由是

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國內耆舊

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譽我等宜須遠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窮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

威縕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

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

合三
六

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

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鬼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諮詢法要
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
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
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玷一毛禦難生何

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
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
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
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
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卷三

七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事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嘘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夕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
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
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
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
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
我尊叔遠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
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諒泣謝于師又詔宗
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
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

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
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
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誓處巖泉
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
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拜二聖以福皇基
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
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
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
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
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

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

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塿師況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寶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土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齋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

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
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陽當後魏孝明
太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
合三九
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
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
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
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
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
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
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
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

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
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
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
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
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
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
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
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
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

諸佛法印可得聞平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
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
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
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齋詔徵前後三至
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三
領金鉢銀水鉢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
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
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
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
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
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
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
合三
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
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
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

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閻揚勿輕末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聞示悟入吾自到此

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端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稟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少林寺九年爲

合二師抵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偉心體更勿疑

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衡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

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貲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踵 超然名之曰祖

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鑑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闢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此我銜之間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

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
合三十三

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

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寫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

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至其母因而懷姪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

合三

十三

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
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
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
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
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
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
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
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
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
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
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
合三
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
於鄴都隨宣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
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
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
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

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

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波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經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

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

合三

十五

家自邇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

如黑夜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
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
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
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
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
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
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
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
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
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
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
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
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
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
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
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
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

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
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
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
乃神禮觀密承印記

合二

十六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
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
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
身無蚤虱而不得行乞食住無再宿所
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

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雲曠法
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
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
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
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
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
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
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爲
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
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

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

合三

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

十七

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師

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

先謹

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

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

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

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墳取真儀闈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微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應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

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徒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肆拾玖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合三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論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綃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

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敘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搃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

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_{合三}僧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性即有不是常性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

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令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
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
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

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
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
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
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
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
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
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
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

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
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

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
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
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
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
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
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
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合三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升一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今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

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還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
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
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
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
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

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
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眾疑怪
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
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廬行者名能尋
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

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
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
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諡大滿禪師
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
辰凡三百三十年

卷三

廿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音釋

峴

胡典切

山名也

嵯

倉何切

倉何子

求

璨

倉按切

識

楚崇

切驗

也

喟

丘焜切

息聲也

歡

先的切

分也

析

分也

切

黠

黠

瘳

五各切

驚遠貌

瑕疵

瑕何加

疵才支

切

診

止恩切

候脈也

憚

憚徒案

切

阿

閻

梵語也

此云無

衍

熒絹

雋祖

峻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